淡绿色的村庄

马海

夏日尽，雨也绵。亮的雨滴，如针，满扎在村子四周。晴了，稻草人上闲煞蜻蜓，大斗笠下忙开农人。村里村外，秋的韵，金黄发亮。这当儿，郭三家门口的空地上，秋在吵架呢——从山地边来的老南瓜，滚瓜烂熟滚满石坎边儿；收回的豆子在竹竿上晾着，剥落几颗引雀儿来啄；边上一排高大的刺枣树上，亮灿灿的枣，演义关公脸谱。刺枣的树干，老态龙钟，疙疙瘩瘩，做土地爷的拐杖最宜。那密密实实的枝呢，像鹿角，不错，一群鹿奔向秋阳。

郭三举根竹竿，将那磨破了的裤儿，晾晒到刺枣的树杈儿上。然后生了火炉，准备煮豆呢。炉里漫出的轻烟，低头旋舞着，窜上刺枣树梢去了。跟在郭三身后的一群娃儿，嚷飞啄豆的雀儿，雀儿轻飘飘上了枣树，被烟笼着，闹喳喳说些难懂的雾语。

这时，郭三准喊我过河吃豆："老表，趟过河来吃捧嫩豆——"

我家与郭三家隔条河，门对门，喊来喊去，河水流走了孩提事。那隔河飘过来的稚音，穿过水声，透着白露时节的雾气，湿漉漉。我听了，喜滋滋踩着田埂，三步并两步走到河边。河里水深漫膝，一座枯瘦的木桥，把我晃过去。空地上的娃儿们，剥豆正酣。炉子里的热气，烘干了地皮，踩不出半个脚印。一副废旧石磨，落些尘泥，长了绿苔痕，牵牛花的藤也顺着攀到磨柄上，蔓缠两圈，花开三四朵，朝天吹呢。石磨上，我和郭三背靠背，剥煮熟的青豆，豆壳一会儿飞了一地。郭三喊一声，一个穿开裆裤的细娃儿溜进院里，把青驴牵出来，拴在石磨脚上，青驴打两声响鼻，晃着耳朵寻豆壳吃。吃完地上的，驴抬起头，伸长脖子到磨沟里找，闻闻我们的脚板，又舔磨上绿苔痕，巴望四下绿苔全是豆壳。

河上雾散去，树间烟飘远。被秋色熏黄的日头，挂在刺枣树的枝丫上。面红的刺枣，挂在枝间，敲太阳额头。碎碎的光斑，筛了一地。远处田野，晒稻草人的老农，顶着斗笠穿过秋天。

豆尽炉冷，穿花衣的丫头望着高树红枣，馋着呢。郭三发令："谁有本事爬上树去，摘到的枣就归谁。"一群娃儿早就尝到过划破裤子椎疼手心的味道，谁还去爬呢！要是能摘，哪能留到现在还红透枝头。都怔怔地望着。花衣丫头指着郭三晒在树上的破裤儿："嘻嘻，自己的裤子都被划破了，还叫别人去扎刺儿。""想吃枣，还怕没法儿？"郭三摸摸腰杆，把别着的弹弓取出来。"才换了麂子皮的弹兜，还没试，去捡石子来。"郭三坐在石磨上，若大王。娃儿们顷刻从河滩上捡来一捧滚圆的石子。石子弹出弹弓，飞向枝头的枣子。"抢枣子啰！"一群娃闹腾腾，刺枣树把秋阳颤落。

青驴在空地上打滚，爬起来，目送娃儿们，脚杆上缠着雾，悠悠跑远。我和郭三的四野，秋色一亩一亩，阔绰呢。

到石磨上寻豆粒吃的雀儿，窸窸窣窣的声音，把琐碎的时光啄吃了。

刺枣树下，每年都要堆一个草垛。青驴就不得闲了。我也会牵了我家的灰驴来帮他。我俩骑在驴背上，检阅稻草人。稻草轻，一百多斤捆在驴背上，像山，严严实实遮了驴子。驴驮着稻草往回走，远看，像是人赶着稻草堆朝村里走。拿了堆草垛的木叉子，两个又要比一番。草垛像个仓库，一点点垫高，晚上，草垛快凑上月的脸。我和郭三骑在草垛顶上，软绵绵，颤悠悠，喝凉凉的秋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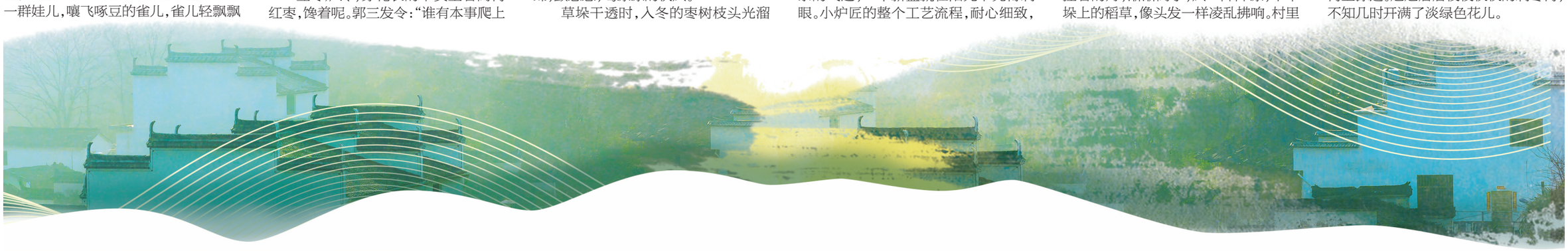
草垛干透时，入冬的枣树枝头光溜溜，"鹿角"要划破日月的脸。这时，祥云县的小炉匠或者四川的爆米花匠就来了。郭三家门前的空地当道，被爆米花匠和小炉匠"租"去做活儿。郭三家门前落得热闹，那租金，无非是一袋爆米花和一个锑盆的工价罢了。爆米花匠中年脸相，一个人，没伴儿；小炉匠是夫妻俩，身子骨年轻着。每年这个时候，两个匠人相继到来，有两年差不多是一起来的。

爆米花匠的工具少，那爆米花机像个颇有威力的武器，黑滚滚的脸。大人拿来苞谷，它就咕隆隆吐苞谷花。那会儿米贵，真正爆米花的少。小炉匠夫妻俩，在围观的人们的簇拥下，哐哐噹噹摆开工具。女的绷紧脸烧燃炉火，小鼓风机呜呜作鸣，将焦炭火吹得滚红，然后架口小铁锅，开始把一些锑片装进去炼化。男的请个人带着去，弄回来一蛇皮口袋细末土，倒在地上，用双手反复搓得细细匀匀。细土装进一个箱子样的木盒里面，将一个锑盆模子放进去，再装上土，用锤夯筑半天，夯紧了土，将木箱盖打开，拿出锑盆，上下两层土之间就有个盆的逼真模子，镕化的锑水倒进去，小炉匠夫妻俩将木箱盖"呲"的一声压下去，锑水奔溅。冷却一会儿，打开盖儿，一个盆子的雏形就成了，敲剪去多余的飞边，一个新盆就在阳光下亮得刺眼。小炉匠的整个工艺流程，耐心细致，像老妪煨茶，慢工细活，一切准备过程的活儿，都只为锑水喷溅的那一刻。小炉匠将泥坯压下去时，手上力度的老嫩厚薄，恰到好处，否则锑水跑得不匀，铸出一个缺耳朵少下巴的锑盆，一切白费力，还惹得旁人笑话。

我和郭三整天蹲在石磨上，瞪大眼睛看两伙匠人做活儿，打心里佩服这些走四方的外地人有手艺，有巧劲，赚得的钱实打实。白日，刺枣树下成了村子中心，看热闹的，来爆米花的，来铸锑盆的，稀稀溜溜，断不了线。小炉匠的炉火上，到了晌午，就煮罗锅饭。爆米花匠也闷闷地在石头上架口锅，煮面皮吃。我和郭三都滋生共同的想法：从家里悄悄摸几个鸡蛋给小炉匠，让他教我们手艺。有朝一日，我和郭三也牵着青驴，驮了工具，哥俩走村串寨，拿一手让人眼红的技艺，炊千村香米饭，挣万户碎银子。

晚上，小炉匠夫妇打地铺睡在郭三家院门外的檐下。爆米花匠睡在干草垛下，铺一地稻草，盖一袭破被。村里闲汉，三三两两，到空地上，唠话壳子。浓烈的叶子烟，装在烟锅里，也传给爆米花匠抽几口。小炉匠不抽烟，但带着酒，也凑过来搭话。刺枣树下，干草垛旁，慢悠悠一阵南腔北调，伴着虫子的清唱。刺枣树上挂着的月，渐渐高了，风一阵阵凉，干草垛上的稻草，像头发一样凌乱拂响。村里的闲汉们，抽熄了几锅星火，聊瞎了天上几颗星，披衣回去睡觉。我，郭三，几个娃儿，听完几箩筐鬼故事，也哈欠连天，找路回去。小炉匠夫妇尚有同枕之温，有瓦檐挡露水；只可怜冷风里，那爆米花匠一个人在草垛下餐风宿露。幸好，我和郭三垒的草垛，还有村里闲汉们的夜话，对流浪的匠人来说，也算作旅店级别的款待了吧。

十天半月，村里的生意做淡了，小炉匠和爆米花匠就收拾家当，挑着担子，颤悠悠上路了。他们也许去不太远的邻村扎营，也许流落到很远的地方，继续他们日复一日的手艺生涯。匠人走了，村人们若无其事做着每天都在滋生的农家活儿。鸡接着叫，狗接着咬，驴接着打滚。郭三家门前的空地上，遗下一些炭灰，让人还能想起过往匠人的模样来。干草垛上的稻草，每日都会少一些——被扯下来喂驴。草垛彻底消失的时候，春天已经回访村子。开秧门的田间路，被男男女女的光脚板踩宽。从干草垛上扯下来的最后一些稻草，浸透了水，韧性十足，用来捆扎在新秧苗的腰上，装在竹篮里，让青驴驮往春水荡漾的田里。我和郭三，踩着青驴蹄子踏出的印，散漫地哼些俚曲，漫无目的地望着省略号一样的雀群，从刺枣树上掠过。疙疙瘩瘩枝枝杈杈的刺枣树，不知几时开满了淡绿色花儿。



丽江古城
（外一首）

樊西峰

所有的路都远去了
唯独它还驻足在此
等候你
候你下马，步入古城
以故事和情怀拾起往昔
所有人都沉默。唯独她
用民谣掩盖了尘世的浮华
所有的灯火都依偎古巷
所有的门扉都等待过客
酒香是淡的
每个人的心里
其实都有一座古城

洱海的月光

洱海的月光
宁静中蕴含着一种流淌
穿透夜色
一路温婉与起伏
借着月色的温柔
去探寻波光中隐藏的故事
星光洒落，苍山沉睡
洱海月，用一袭清辉
照亮了，彩云走的小路

明月山
（外一首）

谢骥

是明月诞下了山
还是山把明月孕育
是明月做了山的嫁衣
还是山成了明月的附依
是明月命名了山
还是山成了明月的姓氏

我怀揣这一思绪
脚踏青云栈道
手捧月亮湖
穿越星月洞
立在半空中
俯瞰化成了半月的山
才发现
明月融入了山的健体
山托起了明月的身躯
山月共生
生生不息

月亮湖

不往高处走
不往低处流
只涵养自己的身心
把日月山川精华吸收

不与天争高
不与地比厚
容得下整个天空
与大地相拥握手

不同花争艳
不随鸟啁啾
闲看花开花落
漫游冬夏春秋

雪山下的桃花开了

斯郎伦布

2004年6月20日，在德钦县明永小学义务支教的复旦大学毕业生马骅因车祸不幸离世，时年32岁。每年这个日子临近时，我心里总像有东西压着，直到时间渐渐与这天拉开距离，情绪才得以消解。如此反复，有二十多年了。

马骅是我的好友，和他在一起的日日夜夜是快乐而真实的。

第一次见马骅是在2003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在德钦县医院住院，病得很重，好几天都下不了床。那一天是我第一次下床走出病房，正坐在院子里看书，扎西尼玛来看望我，还带来了一位小伙子。扎西尼玛介绍说这位就是在明永支教的马骅老师。马骅没有说话，只是和我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之前扎西就跟我说起过马骅，只是没有见面而已。那天，他穿着一件天蓝色的上衣，戴着一顶太阳帽，脚上穿着一双布鞋，留一头长发。也许是他那一头长发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亲切感，因为我也有一头长发。我们在院子里聊了一会儿，既没有亲热的问候，也没有热烈的谈论，一切都显得很平淡。

没有想到这一次平淡的见面却使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成为彼此最好的朋友。

马骅是在2003年2月份来到德钦的。2002年的某一天，他对朋友朱靖江说：你给我找个安静的地方，我想去当个老师。于是朱靖江就找到了时任云南省博物馆馆长的郭净老师，郭净老师又找到了在德钦县旅游局工作的扎西尼玛，扎西尼玛就把马骅安排在了明永小学。之前马骅从没来过德钦，更没有到过明永。长期生活在大城市的马骅，曾在外企工作过，也曾自己开过公司，经历过很多的波折，曾有过很丰厚的薪酬，但马骅是一个崇尚自由、喜欢随心所欲生活的人，在工作过程中，他发觉很多事情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所以，他很早就有了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念头。

2002年初，马骅萌发了到贫困边远山区支教的想法。2002年年中，他接到了朋友的通知，说已经为他联系好学校。但是他迟迟没有行动，他觉得需要有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时间，他不希望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半途而废。经过半年的准备，他终于下定决心于2003年2月份来到了云南省最西北的德钦县明永小学。来时他甚至没有告诉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德钦县地处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青藏高原南沿部分，平均海拔3000多米。由于地处偏远边疆，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科技、教育落后。明永村在梅里雪山脚下，原来是个很封闭、偏僻的小山村，那几年随着梅里雪山景区的开发，明永村实现了三通，农民生活条件相对全县来说有了改善，村里也建起了许多客栈。马骅刚到明永村时，村民想给他安排一个吃住较为方便的地方，但是马骅不想过多麻烦村民，在学校里与另一位男老师挤在同一间宿舍。他和学校的两位老师一起搭餐。明永村没有集市，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必须到40多公里以外的县城购买，碰到教学任务重的时候，他几个星期都难得吃到一顿新鲜的菜。农村里的生活很平淡，课余时间，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爬山。为了充实自己的课余生活，他特意找我要了一把吉他，买了一套口琴自娱自乐。抛开城市喧嚣生活的他很快便融入了明永清淡平静的支教生活中，乐此不疲。

"我每两个星期会进城一次。这里离县城大概要坐近三个小时的车。碰到下雨塌方可能就没车了。进城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可以买点东西，上个网。最关键的是可以洗个澡。所以，朋友们，你们每次收到我的信，肯定是我心情很好的时候，因为我刚刚洗了两星期一次的热水澡。"马骅日记中的文字，幽默又温情。

明永小学是一个完全小学，马骅刚到学校时，学校里开办一至四年级的学制教育，有近三十名小学生，加上他只有三个年轻老师。来到明永小学的第二天，马骅抓紧做了一些准备，就走上讲台。当他站在四年级12个同学面前时，24只明亮的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他，相互做鬼脸，用藏语议论着，友善地嬉笑。马骅尽量放缓语速，用标准普通话一字一句地讲课。但学生们听不懂，学生讲的藏语对他来说也是一头雾水。

"学生们都很可爱，也很让人生气，特别是他们不写作业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因为这里生活的都是藏族，包括学生在内，汉语水平实在让人头疼……"刚来的时候，学校里的学生听不懂汉语（原来的老师为了便于学生接受，都是用藏语授课），于是马骅经常用唱歌、游戏等方式与学生进行互动，他教学生唱歌，让学生教他藏语、唱藏歌。渐渐地，马骅不仅能听懂一些当地的藏话，还能唱几首藏语歌，学生的普通话表达能力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在教学过程中，他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教学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他用5个月时间，倾注大量心血，强化训练四年级的12个学生，最终使学生全部顺利地升入西当行政村寄宿制小学五年级。行政村小学领导和老师普遍反映：明永村来的学生汉语讲得好，学习方法很对路，总体成绩没有一个是落后的。学生入学那天，马骅亲自将他们送进学校，安顿好食宿、帮他们熟悉校园环境，千叮咛万嘱咐之后才返回。

那次升学考试结束后，马骅组织了全校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远足，他将全校20个学生领到明永冰川，因势利导教育孩子们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热爱家乡的大好山河，建设家乡。直到马骅出事时，他床头的板壁上，还贴着那次远足的照片，学生们像一群欢快的小鸟，幸福地投入自然的怀抱。马骅是个热心人，有时周六休息，他还到西当完小去给该校的教师培训电脑。课余，他自己动手建起了学校洗澡室，在院坝内垒花台，种花草，还用鹅卵石铺设了一条充满趣味的小路。最令他头痛的是校舍旁边的公用厕所，由于村里新铺设了一条水泥路，把原来厕所的下水道堵住了，一到天气热的时候，厕所就臭气熏天。为此，他亲自定期动手掏厕所。他还利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平了一块地，种上些蔬菜。

马骅到明永村不久，发现开展旅游服务的藏族村民对外语一窍不通。游客骑马去明永冰川来回一趟的价格是85元，但没有一个人说得出"85元"这个英语单词。他决定利用晚上空闲时间，义务为村民举办英语培训班。英语培训班开课时，来了50多位藏族村民，教室都快要挤爆了。如今明永村的村民在为游客服务时，已经可以使用一些常用英语单词进行交流了。在以前的梅里雪山下，这一切近乎是天方夜谭。教村民学英语的成功经验使马骅觉得格外开心，这个英语培训班一直坚持到马骅遇难。

在明永支教近两年的时间里，马骅从没拿过学校一分钱的酬薪，生活都是靠为报刊撰稿所得的微薄的稿费维持，尽管如此，他还是将部分固定专栏的稿费直接汇到家里，以尽孝心。除此之外，余下的稿费，还经常资助校内贫困生和周边生活贫困的村民。仅就我们了解的，就有一万多元的资助，其中为村里修建球场补贴了2000元，资助普利藏文学校5000元，还为学校建盖了洗澡间，为学校开展各种活动等等。

农忙时，他在课余时间还帮助周边村民干农活。他曾说过，吃五谷杂粮这么多年，一直到过了而立才算正经八百地下地干了一次农活。

"我业余爱好文学创作，每当上完课，在雪山脚下漫步，都会激发无尽的灵感。"马骅爱写诗，而且写得很好，在学校就是复旦诗社的中坚力量。我很喜欢马骅的那首根据当地民歌改编的诗，诗名叫《我最喜爱的》——"我最喜爱的颜色是白上再加一点白，仿佛积雪的岩石上落着一只纯白的雏鹰。我最喜爱的颜色是绿上再加一点绿，好比野核桃树林里飞来一只翠绿的鹦鹉。我最喜爱的不是白，也不是绿，是山顶上被云脚所掩盖的透明和空无。"

很多人或许无法理解马骅的内心，从繁华都市来到寂静山村。他的心绪像他灵动的诗意，无法把握，瞬间而逝，但作为朋友，我很高兴他喜欢我的家乡，也很确定他在雪山下获得了内心的安宁。他在日记里写道："村里有不少桃树，已经有一些好出风头的桃花零零星星地开起来了，估计下个星期就会粉红一片。头顶上是垂直绵延三千多米的冰川，昨天雪已经积到我的大腿了。我还没时间往上多爬，不过机会有的是。出村口不远，就是澜沧江。正值枯水期，江水蓝汪汪的一缕，悠悠地从山间流过去。"

马骅曾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如果有机会，我要在这里买幢房子，住下来……"甚至他已经选好了地方，谁都没有料到，他真的留了下来，永远地留了下来。他把自己的灵魂融进了梅里雪山，融进了卡瓦格博，融进了大峡谷的风中，融进了澜沧江滔滔的江水里。

春城国门：边检七秩长歌

徐精瑞

在春城的风里，飞花漫过70载晨昏，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故事，随长水机场的起降轰鸣，缓缓流淌。

橄榄绿转身，藏青蓝接棒，文明使者的足印，从巫家坝延伸至长水机场。1955年建站的星芒，照亮70载坚守，国门如磐，托举着平安中国的重量。

回望烽火来路，边检前辈穿越硝烟，为打破封锁架起空中桥梁。

这是时代的回音壁，也是鲜活的见证场。维护主权安全的身影，保障战略物资的脚步，拓展国际友爱的热忱，与防范风险的警觉，在三尺验证台交融。从"眼看手摸"到智能通关，口岸设施迭代、队伍素质拔节，边检人把平凡淬炼成理想的光，擦亮空港窗口，让国门似铁、宾至如归。

黎明前的坚守、凌晨四点的忙碌，鲜红验讫章起落间，丈量内政外交的晴雨。边检人的舞台很小，小到只容得下一方验证台；却又很长，长过七秩岁月，长过无数次航班起降。他们手握公正的标尺，在章起章落里，写下对国家的忠诚、对人民的承诺。

看今朝，新一代移民管理警察昂首向前。警徽闪耀信仰，国歌点燃热忱，嘹亮口号里，步伐踩出担当。为国把关的赤诚、服务人民的温度，在传承中愈发炽热，让"文明使者"的名片，在国门熠熠生辉。

没有豪言，只用无言大爱筑牢山河；不慕勋章，只把坚守国门当作无上荣光。昆明边检站的70年，是一部忠诚与奉献的散文诗，书页里，有时代的厚重、有青春的闪光，更有一支向阳而行的队伍，将继续把使命，写在祖国的天际线。